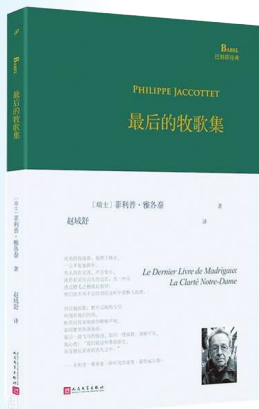


诗是生命状态的抵达

——读雅各泰《最后的牧歌集》中文译作



吕进

多年前我在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的课堂上说过一句话,后来被学生们反复引用:“诗是生命状态的抵达,而非修辞技艺的炫示。”读本土作家赵域舒的新译作品菲利普·雅各泰的《最后的牧歌集》,这句话又一次从记忆中浮上来。

雅各泰这部由《圣母之光》与《最后的牧歌集》合编而成的晚年之作,是诗人留给世界最后的低语,也是一份关于如何面对衰老、死亡与虚无的精神遗嘱。当它以汉语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,我向译者赵域舒致以敬意——将这样一部质地如此纤细、音调如此幽微的作品带入中文世界,需要的不仅是精湛的法语功底,更是一种罕见的耐心与虔诚。

译者在后记中坦言,这是一场“与时光、衰老、死亡与眷恋的漫长对话”,我读完全书,深以为然。这场对话的艰难,从每一处译文的气韵中都可以感知。

雅各泰的写作始终有一种罕见的“静气”。这种静不是死寂,而是喧嚣世界边缘的一处倾听之所。

作者写2012年初春的一次漫步:灰蒙的天空下,辽阔到近乎虚无的原野深处,传来晚祷的铃音。“清透得不可思议”“纯净、轻盈、纤弱却又清晰”,这铃音成为整部随笔集的轴心,所有的回忆、联想、犹疑与追问都围绕着它旋转。

译者在处理这种纤弱意象时展现出的分寸感尤为可贵——“清透”“纤弱”“澄澈”这些词汇的反复斟酌与微妙调配,让读者感受到那种几乎触不可及却又真实不虚的质感,这是翻译中最见功力也最见诚意之处。

这部作品最动人也最令人不安之处,在于它毫不掩饰地写出了衰老与死亡的真实面目。

雅各泰用“衰老的沼泽”“衰老的坑洼”来形容自己的暮年,他写两艘并行的小舟顺流而下驶向未知的港口,而“港口的名字,正与另一个更令人不安的词押韵”——死亡。译者对这类沉重主题的处理举重若轻,“衰老的坑洼”这样既保留原文质感又贴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译法,让雅各泰式的清醒与苦涩在汉语中找到了恰切的“肉身”。

这就引出了雅各泰诗歌中一个核心的矛盾,也是这部作品最深刻的精神张力所在。当世界的某个角落正在发生不可言说的暴行,诗歌的“轻声歌唱”是不是一种可耻的逃避?他问自己:一个一生被庇护、一生享受光明的人,有什么资格赞颂光明?这是一位老人面对人类苦难时的深刻愧疚与不安。他写道:“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,都如同夏尔梦想用来自己筑起壁垒的细枝。”写作是屏障,是救生索,但同时也是自我欺骗的可能。雅各泰的可贵在于,他从不给出廉价的答案,而是让这矛盾始终敞开着,成为文本内部一股灼热的力量。

译者对这类复杂心理层次的把握相当到位,从后记中可以看出,她对这些纠结之处有着深切的理解——“雅各泰式的生命之光隐喻”这一提法,精准地捕捉到了诗人如何在幽暗处辨认光芒的存在方式。

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的形式特征。它介于随笔、笔记、回忆录与诗之间,是一种边界模糊的混合文体,恰好契合雅各泰暮年思维的流动状态。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——铃音、光、泉水、鸟、钟声、雪——像音乐中的自动机一样贯穿全书,互相呼应、变奏、深化。这不再是“创作”,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记录,是“为了不让语言背叛那些微光时刻”所做的挣扎。

在翻译层面上,这些文本也构成了对中文诗性表达的一次挑战与激活——如何在汉语中传达那种“清透却又温柔”的质感?如何让“几乎听不见的声响”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新的“肉身”?赵域舒的处理方式是令人信服的:她既不追求过于“归化”的流畅,以避免消解雅各泰那种特有的迟疑、犹豫和反复自我修正的语调;也不走向生硬的“异化”,而是让汉语在接纳异质性的同时,保持自身的呼吸节奏。这种平衡极难拿捏,而她在那段大段流动的内心独白中做到了。

回到开篇所说的“诗是生命状态的抵达”,雅各泰用他95年的生命历程,完成了这种抵达。《最后的牧歌集》证明,真正的诗歌从未远离生命的本真问题,它不是用来逃避死亡的,而是用来让死亡变得可以谈论、可以凝视、可以在凝视中获得某种尊严的。

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诗歌研究的学人,我想说,这部译作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雅各泰精神世界的窗,也为汉语诗歌翻译提供了一个值得细读的范本——它让我们看到,当一位译者同时具备了诗人的敏感、学者的严谨和一种笃行者的耐心时,翻译可以抵达怎样的高度。

重庆是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重镇。方敬、邹绛、孙法理、杨武能都是拥有影响的殿堂级的大家,杜承南、杨开显、唐正秋、董继平、罗益民都很出彩。而在年轻的翻译家群体里,赵域舒是耀眼的一颗星星。她是诗人,又是非虚构文学作家,更主要的是法语文学的翻译家。

不同于符号对接的科技翻译,也不同于转移意象的散文翻译,诗歌翻译是很难的,难到几乎被认为“不可译”。但读赵域舒的译作吧,她是如此从容自如、游刃有余。因为她是诗人,所以她能够很好地把握到原作的文体风格;因为她有比较充分的知识储备,所以有较强的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驾驭能力。

法语的雅各泰“再生”为汉语的雅各泰,我得向赵域舒说一声:佩服啊!

九段人生 惊情四百年——读《浮生明灭:历史深处的宋人》有感

万诚文

光看书名“浮生明灭”,其实有点像明末往事,甚至可以说有些网文感,再看“历史深处的宋人”,既像是解释,更像是埋了一个“深坑”。

这本书讲述的是历史,也是故事,更多的是人性。作者用9个人物的人生与命运,勾勒了五代到两宋近400年历史的轮廓——从五代皇妃王氏乱世求生的悲歌,到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背后的权力暗局;从摄政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隐忍与倔强,到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溃败;从宋徽宗《听琴图》里的帝王心事,到宋高宗赵构的进退失据;从韩世忠半生“兵王”的无奈归去,到辛弃疾“归正人”的壮志难酬,再到宋慈以尸语昭雪沉冤的孤勇。

作者周琳,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,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,现从事公众历史写作。这本书最让我有感的地方,在于它就像一个邻居,用这个时代的语言,讲述那9个人的故事,既有代入,又很克制,还加了一点历史线条。

我很喜欢作者说的那句话:“历史归根结底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处境。”她选的那9个人,当然是名人,但在她的

讲述中,那几位就是普通人,无需仰视,她讲的好像最远也不过是隔壁小区里的逸闻趣事,你就这么听着就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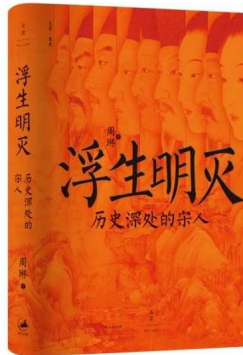
皇妃王氏,大家会觉得有距离感,好像也不太出名,但看看这个人的经历,那是相当丰富:出身平民,从侍女一路做到皇妃、太妃。你想的都是无数的宫斗日常,但作者周琳几句话就让王氏变成了隔壁老王——王姐的首位老公刘鄩是个将军,更是个“摆渡人”,临死前还把王姐带到了洛阳,让她得以遇到“进击的沙陀”晋军将领李嗣源。二婚后,王姐做大做强再创辉煌,老李60岁的时候成了后唐皇帝……

刘娥的名气大一些。“娥”的意思就是大美女,刘娥是著名的叢(读作táo)鼓手,嫁给银匠龚美后一起讨生活,结果到了汴梁就被老公卖给襄王赵元侃。赵匡胤“烛影斧声”突然暴毙,赵元侃受封太子,改名赵恒,后当上了皇帝。刘娥就成了皇后,再往后就成了北宋第一位辅政太后。刘娥晚年时突然提出要穿戴天子冠冕祭祀太庙,让北宋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分析起来非常困难。从刘太后日常的言行来看,她并没有当皇帝的打算,而且祭

祀之后一个月,她就去世了。作者也没有过多地从政治与历史的层面去猜测与分析,只是这一章的标题叫作:欺负女人的“士大夫政治”——也许刘娥就是被欺负得太久,被污名化太多,就是愤怒与委屈,“她就是要用这种看起来很荒诞的行为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”。

辛弃疾作为大文人,也是长期向丞相皇帝上书提建议的封疆大吏,在南宋已经是现象级的名人。作者对他的描写角度充满了诗意与职场罗生门的多重维度,让现代的读者更能够感同身受。比如皇帝的某段评价:“辛弃疾捕寇有方,虽无过当,然可谓有劳,宜优加旋赏”,作者的“翻译”让我觉得充满了高度:“这看起来像是在表扬辛弃疾,可是领导如果真的想表扬一个人,是绝对不会说‘虽然’的。”辛弃疾被南宋官场打压,但他的词却火得一塌糊涂,“毕竟点赞、好评只是分分钟的事儿”。

作者说,漫长历史里,寻常小人物常常湮没无闻、不被“看见”,而一众历史大人物,又何曾被世人真正“看见”?不少身居高位、留名青史者,往往被框定身份、贴上固有标签,藏在标



签背后的鲜活性情与内心悲欢,反倒鲜有人体察。

我读完书的那天正好是赶集日,跟卖烤鸭的阿姨吹了两句,她的娃儿已经考上大学,对于未来仍有担忧,戴着口罩的她其实比我还小十来岁。我突然想起推荐这本书的另一个理由:这本书充满了对于人、对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怀与共情,与现在AI制造的大量数据不一样,属于人的味道与感知很是纯正。

毕竟,“当人的命运出现裂缝,即是历史登场的时刻。”

就像这本书的书名,“浮生明灭。过往众生隐没于时间之中,只要有人停下脚步,真心看见,生命就如洗去尘封的明珠,绽放出动人的光芒。”

把散落在史料中的人类情绪与感受串联起来,才是历史应该有的温度。那才是人们的故事。



清、史华慈;捷克汉学大师普实克、哈佛汉学大家杨联陞……看到这,你会恍然大悟:一个学者就像夜行的旅人,他能抵达,是因为头顶星辰。

这或许就是二十世纪最迷人的地方:发生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,而人,很多人,却始终在发着或微弱或耀眼的光,推动着中西文化的交融。

现在,李欧梵和太太李子玉生活在香港,本书的扉页上也写着“献给我的妻子李子玉”。在一条拍摄他们生活的纪录片中,南方的下午,有轻纱般光线笼罩,子玉在轻言细语地说着他们的琐事、趣事,镜头的最后,定格了两人相扶相携的背影。

这一年,李欧梵87岁了,他还谈着恋爱,还在文字与爱意里栖居。

《青春山河酷记》

作者:阿蛮

出版社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26年8月

小说《青春山河酷记》是作家阿蛮的全新力作。该书以袁牢山东南部南溪河畔为地理坐标,借鉴《世说新语》《搜神记》等古代笔记小说的体例,以碎片化的叙事方式,重现了20世纪70年代云南地区青年的青春记忆,将那段青山绿水间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《熊猫葬灿灿》

作者:温霏霏

出版社:四川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26年8月

这是一部记述重庆动物园大熊猫葬灿灿0—3岁成长故事的纪实类作品。葬灿灿,又名葬小五、源宝,憨态可掬,有无数的搞笑日常,是重庆动物园的“显眼包”。如,痛失“大飞机”的崩溃,挂树近20小时的倔强,哄妈妈的暖心等;它与妈妈莽仔相伴的日常,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爱。妈妈教会的不只是爬树,还有告别。这本书图文并茂,不仅记录了葬灿灿的成长和日常,也记录了一群熊猫爱好者关于爱与守护的动人故事。

李欧梵的二十世纪奇幻漂流

作为结构,“在这本书中,我时常邀请一位虚拟的提问者来向我提问,希望构成一种对话,像作曲法中的对位(counterpoint)一样……我很喜欢借用音乐名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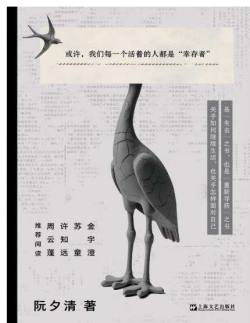
这固然是一种叙述的习惯或者偏好,但我也愿意相信,那一个提问者,是李欧梵镜子里的“我”、梦里的“我”,和记忆里的“我”,在他写作时、沉思时、哼唱时,甚至走路时,总会像影子一般出现,将他引向那逝去的时光,那一场场奇幻漂流。

他解读自己的名字,来自希腊神话中音乐神的“俄耳甫斯”,也译为“奥菲斯”。父亲用了“奥菲”作“欧梵”,代表了对他的期待。

1949年,李欧梵和父母到了台湾新竹。出身音乐世家,学音乐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。当他把想到维也纳做指挥的想法告诉父亲后,却遭到了反对。大约文艺工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专业生出“爱之深,恨之切”的情感来。

1957年,李欧梵被保送到台大外文系。1962年,他到了美国,从芝加哥大学半工半读,到哈佛大学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,从达特茅斯学院的年轻讲师到

那些没有说完的心事——读阮夕清《燕子呢喃,白鹤鸣叫》



张蓓

“后来为什么不写了?”

某次录制访谈节目时,阮夕清被问住了。彼时他已经停笔多年,原以为自己清楚停笔的原因,但真要开口,却发现那些理由都不通。

在《燕子呢喃,白鹤鸣叫》书末,阮夕清记下了这次窘迫的经历。他笔下的人物就常有这样的窘迫时刻——聊起旁人的事情头头是道,轮到自己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这位当过保安、营业员、业务员,也开过书吧的无锡作家,重新提笔后,写下了许多熟悉的街巷和普通人的日子。那些夜里的闲谈、河边的热闹、旧书摊前的来往,初看琐碎,读下去才发现,作者替一群普通人记下了那些尚未说出过的心事。

《窗外灯》里的许荣生搬进老小区,楼下孩子练二胡,楼上夫妻吵架,隔壁的跑步机响得像车床磨零件。伴侣赵金兰嫌吵,想换个住处,他没有接话。在他值夜班的急救中心,听到的是监测仪的嘟嘟声、护士急促的脚步声、医生与家属的低语……相

比于生活中的噪音,这些声音让人心疼。

阮夕清不仅写不肯说的人,也写愿意讲的人,而且这些人物的话怎么都讲不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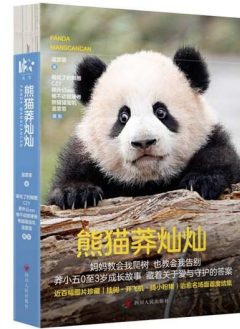
鲍国坚就是其中一个。白天,他是个不大会来事的业务员;晚上躺进宿舍的床铺,却能把太爷爷的往事讲得跌宕起伏。室友王卫东知道他是信口开河,却仍然听得起劲。直到鲍国坚被捕,王卫东才知道,同住一室的人原来有一段可怕的经历,正听得起劲儿的家族传奇从此没有了下文。

《八音枪》开头那位83岁的老人,也想把往事讲出来。他请人替自己做口述记录,可一会儿说童养媳与自己生活了七年,一会儿又改成七个月,连出生年月、籍贯都反复变动。记录者写满五张稿纸,大半又被涂黑。老人不是没有经历,只是已经无法把它们整理成一段别人能够听懂的人生。

故事中听者稀里糊涂,讲述者不曾交代清楚。阮夕清留下这些缺口,应是想让读者看见:人生经历过的事情很多,但真正能被说出、被记住的,往往只剩下模糊不清的一部分。

当然,阮夕清还喜欢把重要的事情留到后面说,常常先写日常交往,再补上一条消息,让读者不得不回头重看那些已经读过的细节。如此写的作用,不止于揭开秘密,我们与主人公一样,或许曾经觉得某段关系不过如此,但当知道了更多之后,才发现前面的判断太轻易了。这,才是生活本身的样子。

从小说集中,阮夕清尽着耐心把人物难以言说的心事写具体,引着读者发现生活里值得追问的事情。



近悦远来
书香重庆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据《重庆日报》